

# 八月,军人不变的情怀(三章)

□ 丁太如

## 八月的歌唱

穿越红火的八月,捧读曾经战火纷飞的历史。一曲久远的歌谣扑面而来,年轻而富有朝气,粗犷而洋溢着豪迈。

沿着南昌城楼的第一声枪声,我们聆听到炎黄子孙内心的澎湃,在前赴后继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透过鲜艳的八一军旗,我们看到红色的土地上,一群汉子用生命捍卫我们神圣的祖国。

那是共和国的血性男儿,用一腔热血铸造新中国永远的军魂。

那是我们人民子弟兵,用赤胆忠心保卫我们的家园,让祖国和人民安宁和谐。

那是坚忍不拔的共和国卫士,用震撼无际的威武,放飞中华儿女心中的飞翔。

看,鲜艳的军旗下,那优美的军姿,是那样的飒爽,是那样的威武。

听,在那高亢的军歌声中,我们谛听到这深沉而宽厚的语言,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铮铮誓言。

## 军魂

就在这个日子,就在这个八月,所有的思绪都是这样。默默聆听,高高飘扬的八一军旗,总有多少个感人的故事,延续着你们生命的传说。

默默地凝视,你们整齐划一的背影,总有多少段泣血的神话,诉说着你们不变的情怀。

默默地祝福,陪伴永远的中国人,总有多少首激昂的颂歌,飞扬在红色的八月。

默默地祈祷,闪烁在绿色的军营中,总有多少篇荡气的诗句,传承着祖国美好的明天。

因为你们,华夏而骄傲,因为你们,神州而自豪,你们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守护神。

因为你们无私的奉献,才有漫漫旅途的一路平安,因为你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东方不倒的钢铁长城。

走过96年的坎坎坷坷,我们读懂了和平的真正含义。走过96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读懂了军旗迎风招展的意义。

## 陪你走向远方

跟随你的微笑和蜿蜒的目光,走进收获后的麦场,满目的金黄深深地刺痛我跋涉的信念。

分明有一种语言的流淌,在白昼与黑夜之间,生动被光芒撩动的伤口,那是父亲残喘的呼吸,喂养我一路走来的鼓励和信任。

分明有着一腔悠扬的笛韵,在月圆与圆缺之间,轻抚我等待的悬念,那是父亲粗糙的手掌,为我扬起远方的帆帆。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会把对你的那份牵挂紧攥在手心,让他一点点地湿润,让他一点点地浸入我的肌体,流进我的血脉。

有些时候,我真的宁愿是一缕风,时时环绕在你的身旁,在你疲倦的时候,陪伴你一起入梦,在你将田垄作为你信笺时,为你梳理日渐苍白的头发,让你在辛勤的耕耘中,忘记一切烦恼……

就这样,一直陪伴着一生一世。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今生永永远远的骄傲。

## 八月旅程

□ 王昌赋

时光,请停下你的脚步  
这个八月,我要去南昌  
在一座城市广场,等待一个拂晓  
我要看一颗毛瑟枪的子弹  
如何旋转着,呼啸着  
在黑暗里,飞翔

时光,请放慢你的节奏  
这个八月,我要去罗霄山脉看一座山  
是的,我想看那里的奇石异峰  
想领略那座山的巍峨峻峻  
我要看一群风景里的人  
如何走进历史的风景

时光,等等我吧  
这个八月,我想去湘江  
我想去祭拜那里的三万八千个魂灵  
看江里是否还有漂流的尸体  
如果有,我将背着他们,将他们  
轻轻地安葬

时光,再等等我吧  
这个八月,我要去四川,去若尔盖草原  
穿越一片死亡的沼泽地  
我将模拟我的先行者  
吃一些草根,树皮,用我的生命体验  
和你讲述,关于饥饿与死亡的传说

时光,原谅我,这个八月  
我还想去太行,去冀中平原  
去辽沈,去淮海  
去寻访许多被忘记的名字  
去搜寻已经被掩埋的白骨  
不要说他们已经死了  
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嗯,我的旅程注定寂寞而沉重  
我的每一个梦注定流淌着殷红  
那又怎么样,我准备着  
准备着,以一个军人的名义  
一千次举起我的右臂  
向五指紧贴太阳穴  
向所有记得或忘记的死亡  
敬礼,敬礼,敬礼!

## 老兵

□ 周萌

我无法从老兵的脸上读取黄昏  
也看不到愈来愈慢的钟摆  
我的眼前唯有一尊银亮的雕塑  
不老不死,坚毅而永恒  
就像一道无法磨灭的曙光  
这颗赤诚之心多么倔强而光荣  
毋庸置疑,它是世间最璀璨的  
钻石。用一生去守护家国  
老兵的心里装满了光  
雄鹰的高歌和如画的江山  
虽然双手空空,但心里那杆老枪  
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擦得锃亮

## 军人

□ 魏益君

小草的颜色是你的形象  
小草的坚韧是你的脾气  
军人,用小草的风格  
演绎人间的美丽

其实,你并不渺小  
默默无闻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身影在地震灾区的废墟里矫健  
青春在抗洪抢险的堤坝上开花  
身躯在泥石流里爬滚浪打

军人是一座山  
伟岸得让人敬仰  
军人是一条河  
温柔中带着刚强  
军人用小草的精神  
展现伟大的平凡  
军人用钢铁的誓言  
向世人呐喊

在雪域高原  
在万里海疆  
在高山哨卡  
有军人的地方  
就有绿色的向往

# 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剪影

□ 蔡旭麟

走进瞿秋白被俘和囚禁的最后时光,就像攀援险峻云天的高峰,不时可见奇险而绝美的风景。他与历史上那些英勇不屈的舍生取义者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都有临危不惧、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信念,不同的是,他在生命行将终结、步入永恒之际,偏偏要解剖自己的灵魂,留下了看似多余的“独白”。

从被俘之日起,身陷虎穴的瞿秋白就已坦然面对个人的命运。他镇静得令人吃惊,咬定自己是一名医生,敌人严刑逼供,反复审讯,毫无所获,逐渐解除了对他的怀疑。远在上海的鲁迅等人积极营救,眼看获释的曙光就在前头,没想风云突变,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当场指认,他对如获至宝的特务微微一笑:“我就是瞿秋白,以前的供述就权当一篇小说去读吧。”

在长汀狱中,敌人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丝毫撼动不了他信仰的参天大树,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一位革命者“为看春色上云梢”的志向。读书、篆刻、填词、作诗……把监牢当书斋,瞿秋白心无羁绊、无畏无求,曾经让位给

革命的才情喷涌而出,相继创作了一批旧体诗词,今天读来,仍然清晰可辨他寄寓其中的浩渺心绪:“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嘉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如果他纠结于书生意气,仅仅停留在“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的身世感怀,那么历史将少了几分沉重的思索,他最为奇特又最为费解的文本也随之无面世的可能。在这篇饱受争议的《多余的话》中,我们深切感触到瞿秋白一以贯之的真诚和坦荡,他毫不掩饰自己生命的多重色彩,痛快淋漓地揭下假面具,彻底剖析内心的隐秘世界,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丰富、立体多维、郁结悲沉的形象……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这一掷地有声的话语,令劝降者顿时哑口,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悬崖边缘。纵使有一千个可能,他还是选择这条不归路。苟活于世也许简单,只要他低下高贵的头颅,他就可以到大学去当教授,去从事自己心爱的文艺创作,可是他义无反顾地舍弃了这扇生的大门。参透了生死大义,死何所惧,生复何求。在

《卜算子·咏梅》一词中,他早已吐露心迹:“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慷慨赴死,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剪影。那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仃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集句诗,亦是他生命的绝唱。在中山公园的凉亭中,他持酒豪饮,妙语如珠:“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席间“国际悲歌歌一曲”,鸟雀为之寂然。当最后时刻来临,他手夹烟卷、气定神闲地迈向罗汉岭刑场,这份从容,这份淡定,更像是出一次远门,抑或赴一场宴会。他环顾四周,只见远山如黛,近水含碧,遂在一块草坪盘腿坐下,一声“此地甚好”,随即弹指长逝,那份神情,那份镇定,似乎面对的不是士兵的枪口,而是记者采访的相机。

“今岁花开盛,裁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瞿秋白这首首末之作,暗寓了当时他正萌发的意趣和精神,从此处发韧,历经革命的云蒸霞蔚,终成浩然正气,充盈天地之间。他那不朽的英灵,永远被后人崇拜和缅怀……

# 军营,一场唯美的青春回忆

□ 王南海

青春里,最美的时光,是在军营度过的。

新兵连的日子,在滴水成冰的胶东半岛。新兵连的日子很艰苦,起床号响起,我们要出早操。印象里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风如刀割一般,跑了几圈步,暖和了些,不一会儿,就又冷了。牙缸接好了水后,刚挤好牙膏,再来拿牙缸,发现牙缸已经结冰,冻在水池边上了。叠被子是新兵的必修课,叠豆腐块,练了很多次,但在严格的教官眼里,依然是“不合格”的。为此,苦恼了很久。

下连队时,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猪倌”。我的主要职责是去伺候那些小胖猪仔。每天看着它们一点一点越长越肥,心里那个美啊。每次我都自称“猪司令”,每当我把准备好的吃食,运送到猪场时,那些小猪仔跑过来,都感觉格外有趣。

后来,我转学坦克专业。开始了几年的求学生涯。为了考取军校,那几年,似乎自己的潜能被最大化地挖掘出来。我开始拼命学习,加强锻炼。别人练一次,我练十

次。在准备考学的时光里,我总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在其他战友进入梦乡时,我还偷偷地跑去厕所看会儿书。只因为那里有一盏微弱的灯光。那种信念,让我终于考取了理想的军校。

军校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有来自大漠荒野,有的来自东北,有的来自南方。大家性格不同,习惯不同,饮食不同,却一样成为了战友和兄弟。最有趣的是那年军校野营拉练。

野营拉练是非常辛苦的,每天要负重走几十公里。每天晚上就感觉特别疲惫。野营时,夜晚很静,静得似乎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慢慢地进入梦乡。突然,耳边响起“滴滴答答”的紧急集合声。我急忙睁开眼,却见黑暗中,睡在我旁边的兄弟,睡得正酣,嘴里却发出极响亮的军号声。其他的战友也被惊醒了,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紧急集合,大家又气又好笑。直接把“吹军号”的兄弟揪起来。迷迷糊糊中,他还问我们:“要紧急集合吗?”大家不禁都笑了。多少年过去了,关于“紧急集合”的故事,

一直是我们的笑谈。

有一次,我们走夜路,要赶往某地。走了一天,人困马乏。深夜,部队宣布休息10分钟。很多人直接坐在林子里。我也直接坐在地上,尽管只有10分钟,却美美地睡了一觉。等到再次出发时,才发觉自己的裤子上似乎沾了什么东西,再一闻,臭烘烘的,原来,我躺在牛粪上睡着了。我也成了战友口中的笑谈。

在部队里,我们经常担任警卫工作。当战友们睡着了,而我举着枪,静静地守候着深夜,守候着平安,盼望着黎明。那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浓浓的自豪感。月光似乎是我忠实的朋友。它静静地陪伴着我。军校毕业,我来到石家庄装甲兵学院工作。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青春飞扬,帅气十足。

军营,一场唯美的青春回忆。怀念那一段军旅岁月,怀念曾经走过的山水,怀念遇到的那些战友,怀念我们彼此拥有过的青春年华,相许过的绿色岁月。守望军营时光,于岁月深处,随风起舞,回忆绵长……

# 拳拳报国情

□ 张阳

我的外公是个“传奇”人物,是整个家族参军的第一人。在我还未出生之前,外公就已离世,所以他的英雄事迹,我都是从长辈口中听来的。有时我在心里暗暗感激那些泛黄了的黑白照片,它们虽无言却一直诉说着外公的故事。

大舅说,外公从17岁就跟着部队扛枪打仗,一直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才回到家。二舅说,外公当了十年兵,当的是骑兵,别提有多威风。母亲说,外公曾经骑着生产队的马,左右腋下各夹抱着三舅和老舅,在刚收割完的麦地里驰骋……

关于战场上的那些场景,外公从来不跟家里人讲。舅舅和姨们只有在外公的那些老战友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才能从门外偷偷地听几句——原来他们的父亲在抗战时期杀过日本鬼子,后来还打过国民党反动派。孩子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惊奇不已,也终于了解到他们的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战友们和外公的叙旧总会在一声声叹息中结束。我想那必是他们在思念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们,慨叹英雄长埋地下,而自己侥幸活着。

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外公当起了农民,不久就被乡亲们选举为村支书,后来又被任命为乡里的铁木厂厂长。在外公的带领下,铁木厂生产红火,很快厂里的工人就从原初三四十人,增加到了二百多人,生产的农用铁器和实木家具不仅畅销附近的十乡八镇,甚至远

销到了邻近的外省地区。

外公虽然是一厂之长,他的儿女们却无一入进厂工作。大舅做了人民教师,二舅早早地便去当了兵,三舅大姨二姨则在家种田。外公常常告诫他的子女们:厂子是公家办的,我就要替公家守好这个阵地,你们谁也不能走我的关系。

在二舅刚满18岁的那一年,外公就把他送到了部队上,于是二舅当了7年的铁道兵。身为一名铁道兵,二舅参加了很多著名的铁路建设大会战,其中就有著名的成昆铁路和襄渝铁路。二舅虽然没有实现他扛枪杀敌的愿望,但是在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我的大表哥、三侄儿先后入伍参军,我们家连续出了四代军人,这已经成了家族的传统和荣耀——代代参军入伍,世世代代卫国。四代人,三十余载,听着同样的军号,唱着同样的军歌,在不同的年代里,流淌着同一脉卫国血,怀揣着同一颗爱国心,抒写着同一份报国情。

